

骆玉明 著

长得逍遥 自在心

老庄的哲学和
他们的人生智慧



海豚出版发行集团 | 北京出版

THE DELPHIN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BEIJING PUBLISHING

文学出版

LITERATURE PUBLISHING



长得逍遥自在心

骆玉明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得逍遥自在心 / 骆玉明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459-1382-8

I. ①长… II. ①骆…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4750 号

CHANG DE XIAOYAO ZIZAI XIN

长得逍遥自在心

骆玉明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北门口

民族工业园 9 号

邮政编码: 101102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插页: 4

印张: 7

字数: 121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9-1382-8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① ②

旧作往事

如果没有梁由之兄的坚持，这一套小书是不会编印出来的。这三种书都是写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每一种都印过多次，年代久了，再印感觉意思不大。讲老庄的一种，因为有许多新的想法，倒是值得重写一遍，但这几年家中多事、日子辛苦，又顾不上。但由之对我写的东西有一种过度的错爱，做事的态度也比我坚决，于是只能从命了。“骆氏三书”的名目也是由之所拟。听起来有点托大，逻辑上却没有问题：鄙姓骆，书是三种。

就习性来说，我只喜欢读书，不喜欢写书。所以写成的书，大抵皆有人情的缘故。

《纵放悲歌》原来是香港中华书局所出《诗词坊》丛书的

一种，主编是金性尧先生。我跟金先生不相识，是赵昌平兄把我引荐给他。有一次特意拜访了金先生，想请教关于书稿写作的要求，但金先生好像很放心的样子，没有说几句，然后随意聊一会儿天。我见壁上悬有梁启超所书对联，问起金先生对书画的爱好，知道他原本收藏颇多，“文革”中被抄没，有许多已经无法追回。听说过金先生因为知道一些蓝苹在上海的情形且偶有谈论，因此遭到迫害，情形惨厉，但金先生并不愿说这些事情。他身形小而消瘦，说话谨慎，想象不出旧日洒脱飞扬之态。

书稿已交之后，跟金先生不再有具体事务的往来。我不知为什么缘故写信给他，连带说及自己心情沮丧，不愿做事，金先生特意回信，说中国的国情复杂，很多变化不可预料，还是要努力振作。其实我本是无意的牢骚，金先生却认真了。我想起他遭折磨而形成的谨慎性格，因此很感激他。

二〇〇七年，金性尧先生在上海去世，时年九十一岁，也算是高寿。

《闻道长安似弈棋》曾以《中国历史上的大阴谋》为名出版过，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出《五角丛书》的一种，后来由台湾远流印行。《五角丛书》曾经风靡一时，动辄印数十万以上。丛书主编是何承伟，但后期具体事务主要是副主编戴俊在操

持。当时章培恒先生算是丛书的顾问，我亦列名编委，于是戴俊便借机索稿，于是有了章先生主编的《中国禁书大观》和我写的这本书。这本书在我来说有一点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对戴俊夸口说一个月可以写完，于是赶得特别紧。全书是一遍成稿的，仅在稿纸上略作删改，没有誊写过。读起来文句很流畅，算是由此带来的好处吧。现在写东西很慢，常常会想起当年也曾精力旺盛，信笔纵横，自以为豪爽的样子。

说到精力旺盛、性情豪爽，其实是戴俊的特点。他当过兵，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对人厚道而好恶分明。有时说到自己得意的计划，便神情欢愉，眉飞色舞；说到人间不平事，则慷慨激昂，痛心疾首。戴俊比我小不了几岁，但感觉上好像他比我晚一辈似的。

那一段时期，复旦这边和章培恒先生亲近的一些学生，如我、贺圣遂、谈蓓芳，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金子信、戴俊、陈征几位来往颇多，也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在静安宾馆十数人全都喝醉了，没有人管得了，只好各自想办法回家。后来金子信说起他骑自行车摔倒在半途，脑袋上砸了一个破洞。

金子信和章先生先后去世。最为震惊的，还是在二〇一一年听到戴俊去世的消息。因为感觉中他年轻而健壮，富于生命力。

香港中华书局在编印了《小说轩》《诗词坊》之后，又请人编《智慧殿》；主编是不是葛兆光我弄不清楚了，反正我那本《老庄随谈》是他约的。这本书现在看来有许多不满意之处，但有些读者很喜欢它。

我跟葛兆光有长年的交情。十多年前，兆光在清华任职，住蓝旗营（他楼上是秦晖）。那时我与孙伟红结婚未久，我们在北大20楼有一间小房子。那是所谓“筒子楼”，厨房、厕所在外面，房间也非常简陋。蓝旗营离北大很近，有一次我们去兆光家做客。其实他的房子装修得很简单，但是宽大亮畅，跟筒子楼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孙伟红看着眼神发亮，羡慕得冒傻气。葛兆光笑起来，说“我这也是熬出来的”。当时孙伟红在北大法语系任教，资历还浅。

兆光、戴燕夫妇请我们吃饭。后来孙伟红说咱们也要回请一次，并说她要自己做法国菜请客。这顿饭欠在那里很久，然后孙伟红生了几年病，离世远去。

三本小书写作的念头，都写过说明，好不好则要由读者来评判，合起来要写个序，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着书，想起来的是一些故人往事，随手写下来。或者，这也是跟读者的一种情感交流吧。

写这几本书的时候，也就是所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们曾经有过梦想，有过欢愉，也有过悲哀。渐渐看着岁月流去，亲友凋零，难免有无常之叹。但上课时我也说过，像王维的诗，像《红楼梦》，在说人生无常的时候，也说无常是美。因此我们对此人世，仍有长长的眷怀。

注：“骆氏三书”，即曾出版过的《纵放悲歌》《老庄哲学随谈》《中国历史上的大阴谋》，现分别更名为《欲采蘋花不自由》《长得逍遥自在心》《闻道长安似弈棋》，作此说明。

引言 / 001

恍惚的老子

恍惚的老子 / 014

大道玄妙 / 020

天地不仁 / 025

虚静的观照 / 030

战胜行丧礼 / 035

治国与煮鱼 / 040

愚民之术 / 045

“上德”与“下德” / 050

阴柔与阳刚 / 055

说谦让 / 060

人生的“力学” / 065

制胜之道 / 070

自知与自胜 / 074

祸福相倚 / 079

执着与通达 / 084

放诞的庄子

放诞的庄子 / 090

宏大的世界 / 095

是是非非 / 100

鱼乐园 / 105

蝴蝶梦 / 110

艺术家的风范 / 115

游戏人生 / 120

仁义为刑具 / 125

偷箱子的人 / 130

生命的形式 / 135

悟道的人 / 140

鼓盆而歌 / 144

天籁 / 149



老庄之外言老庄

虚空的作用 / 156

“大”的道理 / 161

文明的苦恼 / 166

贫富之间 / 171

高蹈与委顺（上） / 176

高蹈与委顺（下） / 181

隐士情怀 / 187

命运的悲歌 / 193

语言的陷阱 / 198

道与禅 / 204

老庄与山水诗的兴起 / 209

引 言

《老庄随谈》一书最初是由香港中华书局印行的，现在已经不大容易找见。照例应该专门为新版写一篇引言，但近期忙乱不堪，老是拖延着。恰巧前些日子在外面做了一个关于道家思想的讲座，开头一部分是讲道家（主要指老、庄）与儒家（主要指孔、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立和互补的关系，一位朋友将录音整理成文字，我把这份讲稿清理了一下，觉得作为本书的引言也还合适。下面就是讲稿的内容。

关于道家思想，我想先说一个概述性质的话题，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一种既存在对立又具有互补作用的关系，能够在一种大的局面上将两者放在一起观察。当然，这难免有粗略的毛病，但相信还是有些用处的。

首先我想绕远一点，就“传统文化”这个概念说几句。现在不少人喜欢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时候听起来很奇怪，好像

非要退回到老祖宗那里去才好，有的人你弄不清楚他是要做教主还是要做骗子。我以为谈传统文化，有几个要点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丰富的结构，它不是一种单一的东西。传统文化不能说它只是指儒家文化，它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即使讲儒家思想，它也包含着很多成分，儒家思想也不仅仅是那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属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东西。孔夫子自己也没有做成功过什么官。我觉得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第二，传统文化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不断变化的。中国历史几千年，不可能有一种思想从头到尾一成不变，一直占据着中国人的头脑，一直都很管用。所谓“传统”，固然有延续的表现，但它同时也是跟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活动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总是有新的思想文化出现，加入到传统中去。第三呢，就是当我们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要注意到那里面哪些内容是真正有活力的。中国文化中有些东西是非常活跃的，大致说来那是一种富于创造力的东西，一种激发人不断向前走的因素，也有一些东西是比较陈旧和死板的，是对人的思想起到禁锢作用的因素。富于活力和创造性的因素，让人活得开心而不是憋屈，传统中的这种力量最终和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趋势是一致的，因而它是最值得关注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地位最高的就是老庄思想和孔孟思想，比较晚一点，又有佛教的思想传进来，那么就是儒、道、释三家，三教九流。要说老庄和孔孟也是各成一个系统，每一家的内容也很丰富，我们能不能用一些简明的方法对它们加以阐释呢？魏晋时代有一组对立的概念，分别指老庄思想和孔孟思想，就是“有”和“无”这对概念。儒家的思想用“有”来概括，而道家思想用“无”来概括。玄学家有时会讲得复杂一些，比如王弼认为“圣人”即孔子虽然只是讲“有”，却以“无”为本；老庄虽是讲“无”，却也并不是不知道“有”的价值。这样说是要把老庄和孔孟混融起来，各取其所长。但这也不妨碍我们将“有”和“无”视为孔孟与老庄思想各自的主要特征。我们以这样一组概念来对比，便于将这两种思想加以简要的区分和对照。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

孔孟思想称之为“有”，是说它是一种为社会确立秩序和价值的学说，它的作用表现在通过明确的秩序和价值使社会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人的行为有明确的规范可以遵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和方圆明明白白，所以它是“有”。老庄思想之所以称为“无”，因为它不相信人所订立的秩序和价值能够稳定地存续，能够使人生活得更好。因为这是人为地从外面强加给人的东西，它不自然，不符合天地的本性，也不符合人

的本性。而世界的本质是一个虚无，它是不确定的，富于变化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

进一步，我们以孔子和老子最有名的几句格言来说“有”和“无”，就可以说得更加清楚。还是先说“有”。大家知道孔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正名”说，所以儒教又被称为“名教”或者“礼教”。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路，子路是个勇士，只比孔子小六岁，为人粗莽，对孔子不是很买账，孔子有时候也对他很恼火。有一次子路问孔子，说：“你不要老是说人家不用你，如果有人请你执政，你说你首要的方针是什么？”于是孔子就说：“必也，正名乎（如果是那样，那就是正名了）。”子路就说：“你真迂腐啊，管理国家怎么就弄到正名去了呢？”孔子就很不高兴，教训他不要不懂装懂，然后说了一番“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大道理。正名思想在孔子那里还有一种更加具体的表达，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的语法结构在古汉语里叫作使动用法，“君君”，第一个君是动词，第二个君是名词，君君就是使君成为君，其余类推。如果大家觉得这句话离我们现在太远的话，可以再举一个现在日常所说的例子，比如说做老师的有时候会教训学生：“做学生要像一个学生。”做老板的有时候也会教训员工：“你做员工就要像一个员工。”当我们在说这种话时，其实

和孔子的想法是一样的，可以替换来做分析。“做一个学生要像一个学生”，前面这个“学生”指的是某个具体的人，其身份为学生，后面一个“学生”则是关于学生的理念；“做一个学生要像一个学生”，就是说要使事实符合理念。“君君臣臣”之类，也是如此。

要使事实符合于理念，这个就叫“正名”。往这个方向推出去，就会发现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们给世间万物命名，这不仅仅是用一个声音或文字做符号来代替一个事物，比如用“杯子”这个声音来指代用来喝水的那种实物，不是那么简单。命名的行为意义乃是我们通过给万物命名确立了世界的秩序和价值。比如说，我们使用国家、社会、集体、个人、自由、民主等一系列的名称，这些名称无不体现着理念，体现着秩序即事物的合理关系，体现着价值并由此判断行为的当与不当。说到底，名的世界就是一个理念化的世界，它要求实存事物依照它的规则运行。

那么，谁都可以通过命名行为给出世界的秩序和价值吗？当然不是。就说“父父子子”，当老子的要求“做儿子要像一个儿子”，儿子反驳：“凭什么你说像才算像？”老子当然要教训他：“是我养活你，是我挣钱供你上学，所以我说了才算！”一个门房要给整个公司定规矩，可以吗？我倒是想为国家制定大政方

针，并且把它写进宪法，但结果恐怕要被人送进什么医院去，所以宣布放弃。这话回过头想也是一个很深的道理：有权力为世界命名并阐释这个“名”的人，给出了世界的秩序和价值。

我在举例的时候好像把事情扯得太远了，我当然还要说明历史上的“名教”有其特定的内容，不是一切命名行为都可以叫作“名教”。但在说明“正名”思想其实就是企图依照理念来塑造世界的面貌这一点上，拉开来说也是不违背逻辑的。

但是名教思想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说，世界并不是按照理念来变化的，世界不会永远安顿在人给出的秩序与价值体系中不动。尽管自认为发现了真理的人不会承认他的“真理”只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成立和有效，特别是那种跟现实政治、跟统治力量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学说，总是喜欢宣称自己已经给出了最合理的乃至是永恒的秩序和价值，但世界仍然要变化。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现象呢？名的世界会崩溃，一个理念的世界会崩溃。这种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汉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时代，而两汉的儒家学说是为这种政治体制服务的。而到了魏晋以后，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起来了，那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士族”的一个贵族阶层。士族的特点就是它的权力不是来自皇权，而是来自其自身的力量。士族拥有很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最终造成了士族权力与皇权并存和相互制衡的状态，极端情况下皇帝甚至只是一种象征，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干。那么原来的一套意识形态就显得很不适宜了，它的种种荒诞可笑之处统统暴露无遗。我想说一句听起来很绕的话：荒诞之为荒诞，不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荒诞的，荒诞是因为它与变化了的现实不相称才显得荒诞。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老庄的“无”，也是用《老子》里面的一句话做代表，那是开头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老庄思想和孔孟思想根本上的不同，在于老庄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一个“无”。这个“无”不是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的意思，而是说作为宇宙本源，同时也代表了根本真理的“道”，是无形无迹的，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是变化无穷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事物都有效法的对象，最后指向“道”，而“道”则无所效法，它以自身为法则。“道可道”，第一个“道”是名词，第二个“道”是动词，言说的意思。世界的本体、根源和根本真理，这个道是可以言说的，但一旦言说，它就“非常道”，不是原来的那个永恒的大道了——它被语言限制。这话说得有点玄妙，但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总要去言说那个世界的“本质的东西”，人类总是